

# 爱妻

〔香港〕钟晓阳著



〔香港〕钟晓阳著  
花城出版社

# 爱妻

责任编辑：虞 苇  
封面设计：王惠敏

**爱 妻**

钟晓阳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3 插页 130,000字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780册

ISBN 7-5360-0436-2/I·403

定价：2.90元

## 目 录

爱妻 .....	1
卢家少妇 .....	94
哀歌 .....	145

## 爱 妻

我的妻子原姓霍，名剑玉，广东中山县人士，生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四日，家中兄弟姊妹十人，排行第七。幼清贫，年十二即工编织，十五随父学制饼，中学教育程度，性沉静，端庄质朴，恬退温和，蛾眉婉转，女心绵绵，一种柔情，思之令人惘然。

剑玉十三丧母，父亲霍援廷，初任饼师之职，为人忠厚谦逊，蔼蔼可亲，有长者之风。七七年九月我上霍家提亲，世伯这样对我说：“我虽儿女众多，但每一个对我都同样宝贵，同样重要。剑玉呢，她外表文静，内心坚强，我相信她能够做一个好妻子，我也很愿意有你这个女婿。我家是穷惯了的，我的孩子个个都能吃苦，我也不像别的父母讲究家势，只要你待她好，对得起她，教她终生有靠，也就了了我的一桩心事了，剑玉母亲泉下有知，我相信也会感到安慰的。现在我把剑玉交给你，以后你们命运如何，就要看你们俩的努力和造化了。”

剑玉送我出门，在黯淡的楼梯间，我回身握住她的手贴

住她的耳边道：“你父亲说把你交给我了。”剑玉不语，低头落下一行泪来。她近日往往如此，自从我们决定结婚，每谈及，她的眼泪就来了。我伸手替她把泪拭去，她也就一笑了之。

剑玉给我追述童年往事，总是兴致洋溢。她说，像她那种大家庭生活，平时虽嫌喧吵，一到了过年过节却要比一般家庭热闹好几倍，尤其她父母特爱张罗，过阴历年，父亲例必亲自下厨做出各种他拿手的饼食糕点。大年初一清早，一睁开眼睛，闻到厨房传来的浓浓饼香，渥在暖暖的被窝里，一种温饱之感便油然而生。那时候她和几个弟妹共睡一张大床，越过他们的头与脚望出窗外，可以看见对面人家的小骑楼摆出祭神的供桌，供品有蜜柑，或糕饼、或糖果、或油鸡，一只红纸包装的小铁罐里燃着两炷檀香，有时还有一盆戴着一只只红纸圈的水仙花。从骑楼又伸出一根根晾衣竿。晾衣竿和竿上衣裳的五颜六色之上有天空的蓝，有云的白，有阳光的光，有早晨的月亮，“我觉得这世界什么都有了。”剑玉诉说着，说她那时也不管头边的脚是谁的，抱着便往下一咬，床上便会突然有个人哇哇大叫，弹了起来。他们就会在床上展开厮杀，直至父亲从厨房捧出一个热气腾腾的刚出炉的大酥饼，嚷道：“来来来，大家团团圆圆，一人撒一把。”这是他的得意杰作，有个名堂，叫“团圆酥”。他总是骄傲地拍着胸脯对人声称是他发明的。“孩子气！”剑玉嗤笑，“其实不过是一个大酥饼，我们一人往上撒一把果仁。”由母亲带头撒一把葵瓜子，然后依长幼次序撒上杏仁，花生米，核桃仁，芝麻，榛子，瓜子……弟妹出世前，她最后，由她把一颗红樱桃安放于正中，“画龙点睛一样”，这是剑玉

的话。

一家十二口，供给不易。“有一段时期很苦的啊！”剑玉说，嘴角含着抱歉的微笑。彼时，她父亲多兼了一份工作，在一家大酒店当了护卫员，每天从饼店下班回家，匆匆吃过晚饭又赶去酒店上班，不过午夜不回来。有的晚上她睡不着觉，趴在窗口盼望她父亲，“有时候挺不住睡着了，从窗台滑下来枕着我的姊姊的大腿睡，第二天早上她一味嚷腿麻。”剑玉笑道。她一眼即能认出父亲壮实的身量，他那很大的头四平八稳地坐在脖子上，“看见个人像头大熊似的晃呀晃了过来，就是他了，”剑玉又笑。“他走到住处楼下，总是抬起头来，看一看自己的家。不知道他在看什么。”久之他也知道是她在那楼上的窗口。那一带夜里黑，且要爬楼梯，他腰间经常自备手电筒。夜静的街道上，他会把手电筒亮起来，照到她脸上。那时候他们住在三楼，灯光到了她那里成为薄薄的月光。“我就向他招手。”她在那光辉中向他招手。

提起她母亲，剑玉便流露出哀愁的样子。“我母亲一生，苦是苦够了，却没享过一天的福。”她心中眼中唯独丈夫儿女，没有一刻不为他们牵挂，一生饱尝辛酸，绝无怨声。“她向来身体健朗，少有病痛，后来她生我最小的那个弟弟，失血过多，从此身体就坏了。”更兼家境寒贫，过分操劳，在剑玉十三岁那年，终至心力交瘁，一病不起。她生前看中了一片坟地，曾表示过若不能葬在家乡，葬在那里也是好的。“她说那里风水好，山坡上还开满了小黄花。”父亲不惜奔走告贷，亦务求成全她的心愿。说到他们如何伴送母亲的棺木上山，眼看她落入新挖的土坟，“我们一人往棺木上撒一把土。”剑玉不觉黯然神伤，两泪悲流。

霍家的儿女们次第成长，皆各有营生，娶的娶，嫁的嫁，不出几年，各散东西，唯逢年遇节得以聚首一堂。几个年长的颇有作为，合资给父亲购置一铺位，让他经营饼店，店面楼上就是住家。家境自此日益好转。

“只有你一个继承父业吗？”我如此问。

“只有我一个。”剑玉笑答。

谈到她的制饼。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相视微笑了。七七年中秋节前两天，约会中剑玉对我说：“今晚上你来我家吃饭，我做月饼给你吃。”

“月饼能在家里做吗？”我狐疑道。

“怎么不能，作料都是现成的，从饼店拿上来。”

是夜我上剑玉家。饭罢，世伯说：“到楼下看看去。”遂相偕剑玉的几个弟妹下去了。屋里顿显沉静。我倚在厨房门口看剑玉搞面糊做月饼，人比心静。

“这几天你们店里一定忙坏了。”我说。

“可不是，忙都忙不过来。”剑玉应道。

不说话犹可，一说话，先前的静之上便添了一层更浓的静，像浇在水上的油，看得分明。街上的市声仿佛是天上传来的。

灯光下的她低垂粉颈，一双手勤快地操作着，并不很长的头发扎在颈后，前刘海纷披着饱满的额头。想到我正在这个城市千门万户中的一个人家，这个人的厨房，这个厨房的门口，静静看她，心中有一股莫名的感动，说不出是悲是喜，益发令我不安，东摸摸，西扪扪，无以自处。水槽边缘搁着一碗莲蓉馅，我挖一块来吃，那甜丝丝的滋味像莲蓉似地把一颗心也当作蛋黄裹起来了。我吃了一口，又吃一口，



剑玉翻转个碟子把碗盖住，佯叱道：“把馅都吃光了，一团面粉的，我看你怎么吃。”

我赶到她背后，说：“我要三个黄的。”

剑玉笑道：“那我不如给三个鸭蛋黄你吃。”

我说：“那怎么一样呢，三个蛋黄是分散的，要有莲蓉才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。”

剑玉不作声了，并没有问：“为什么三个呢？”因此我亦不能回答说：“第三个是我们将来的孩子。”

一会，我唤道：“剑玉！”

她低声“唔”了一声，然未及等我开口，即用急忙的语调说：“你后天是回外婆家过节吗？”

我短促地“哎”了一声，别有怀抱，犹豫着，又说：“剑玉！”

她这回连应都不应我了，把碟子里的月饼翻出来，归到一边的盘子上。我按住她那结实的手腕，眼望她颈背上梳不上去的短发，一时只觉心猿意马，千言万语无从说起。一疏神，剑玉倒挣脱了我，跑到窗边，往窗外觑了觑，回头向我微笑道：“你来看，月亮出来了。”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，也向天空眺望。在人间的万家灯火之上普照着，仿佛是广大的夜空中一颗静静的心，充满了明亮的情。

“剑玉！”我从后面搂住了她。

“什么？”

我附在她耳畔低语道：“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”

剑玉垂首不语。

我弯过头来想要察看她的表情，然而她老是别开脸去，不许我看，我折到她面前来，她便背转身，只是闪躲。如此

重复数次，我不由得有点发急了，叫道：“剑玉！”

她忽然扑到墙上，以额抵壁，绯红了脸，“噗嗤”一声笑了。我趋前一步，呆立而望，不知如何进退。剑玉睨我一眼，笑道：“你没听过刘伯温制饼的故事吗？”

我这才放心，背挨着墙，拉着她微笑道：“我没听过，你讲给我听。”

剑玉笑道：“你回去把我给你的月饼都吃了就知道了。”说毕就要走开，却又被我拉了回来，挽她入怀，吻了她，在那空气间飘着面粉香的厨房里。

回家后，我急不及待的把剑玉给我的月饼全破开了，在夹在里面的纸条上找到了我的答案。

同年十月，我与剑玉结为夫妇。是年我二十七岁，剑玉二十。

我之与剑玉邂逅实是由于华荃。

我与华荃初为同事，后成深交，曾在同一所旅行社工作，彼此甚相投契，过从颇密。七四年秋，我们社里宴请员工，我事先与华荃约定，由我乘计程车到她家接她，再结伴上饭馆子。我们私下约会也惯常采用这方式。车子抵达她家门口，我必嘱司机数按响号，华荃家住二楼，临窗看知车子来了，马上就会赶下来。有几次，因为某种原故她没听到，或整妆未竟，便久久不见人影，我坐在车里眼睁睁看着计程表跳了又跳。向她提议不如下楼在门口等划算，她说：“谁知道你要多长时间才截到车子，而且万一你截不到，打电话给我，我在楼下就不能接了。”我也就不复提起了。

那天刚巧碰上下大雨，计程车十分抢手，倒像是漫街招车子的人在兜揽生意，我自己也站得腿痠始拦得一部，抵华荃

处，车子才慢下来，已有路边候车的人成队蜂拥而上，争的争，夺的夺。我在人堆里逡巡，内中并无华荃，人这样多，不好老着脸霸占着车子单等她一个，无法，唯有付钱下车。待上楼找她，正值她下楼来，一见了我，便向马路上张了张，道：“车子呢？”

“还等你呀，你看等车的人那么多，早就给人抢走了，知道你就在门口等着。”

华荃顿了顿脚，愀然道：“我怎么没在门口等，等了许久不见来，我才又上去了，怕你有电话来。”

我看她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怀疑她是化妆超了钟，所以她的话我仅信三分。我说：“都已经说好了，还打电话来干什么，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天气，我等车难道就不用时间，我又不是神仙，杖子一挥就变出一部车子来。”

华荃恼道：“你不会叫司机不要落表，即刻上来叫我吗？就是因为知道车子难截，等你的车子坐，谁知道你冒冒失失的就让人坐了去了。这下好了，不用去了，等车等到几时。”

本来我还在那里想，自己或因疲乏，适才说话负气太甚，正懊悔着，她反是这样的态度，我也就不乐意了，道：“好意思霸着车子等你一个人，这种事，别的人肯，司机也未见得肯。”

“不肯往他手里多塞两块钱不就肯了吗？在外头打工的谁不是看钱分上。”

这话我听着刺耳，就不愿往下说了。

愠气归愠气，饭局总还是得去的，而且是同支着一把伞——华荃料定我必携伞，自己的就没带。

饭后，雨势依然，又须为截车烦恼。酒楼门口人多，我

向华荃说：“往前走走吧，这里是截不到的了。”于是撑起我那把大黑伞，相并往雨中走去。

走了一段，没有一辆计程车是空的。

华荃有感而发，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去学开车呢，有车子就不用那么麻烦了，也不用到哪里都搭人家的顺风车。”

我心想：“你当然愿意我去学车，好给你当司机，送你到处去。”嘴上说：“我现在哪儿养得起车子。”

华荃道：“先把车牌拿到手嘛！”

我说：“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学？”

略作停顿，华荃使气道：“不跟你说了，跟你说话总是这样。”

两人皆觉无趣。

来至一带有楼檐遮顶的地段，我便收了伞，放缓了脚步。这里人迹较为稀少，不远处有一骨董店，已经关门了，门前的灯光下，只见一女子生得眉清目秀，脸如满月。

“白小姐，真巧，你也是等车？”她含笑说，言语间匆促地看了我一眼。

华荃替我介绍毕，又对我说：

“我和剑玉的四哥以前是同班同学。”

我便向剑玉带笑点了一个头。

华荃放出一个大姊姊的模样，问道：“你怎么这么晚一个人在这里？”

剑玉微笑道：“一个同学开生日会，刚散，他们跳舞去了，我没跟去。”

“你没带伞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不然这个时候走也走回去了。”

“不要紧，”华荃道，“等一下截到车子我们一起坐。”

“顺不顺路，不顺路就不要了。”

“管它顺不顺路，至多兜个圈子，总比在这里死等强。”

剑玉住处较华荃远，议论之下，决定先送华荃回家，然后我再送剑玉。当下计较已定，华荃和剑玉并排站着闲话，我站在华荃旁边，往马路留神，车子一辆接一辆飞驰而过，车轮滚在潮湿的路面上是风雨的声音，给人萧瑟的感觉。我走到人行道边沿，把手中的伞甩了又甩，水珠子迸出老远。后面两个女孩子的语声，在雨里也成了雨，如檐前的淅沥。

好不容易逮到一部车子，我们三人都上了车，我坐前座。不多时，车抵华荃家，临下车，华荃向剑玉道：“我朋友会送你回去的，替我问你哥哥好，啊！”

我先下车，张伞替华荃开车门，送她到家门口，跟她道声再见，复拐回来重新上车。这次我坐到后座去，小心地把伞斜倚在车门上，伞叶受到车行的震荡，不时拍打我的裤腿，几滴水顺着腿流到脚踝，濡湿了袜子，非常不受用。

车在摇摇地开动。潺潺雨声中，沉默的空气绵绵横梗在我 and 剑玉之间，就像我们中间多坐了一个人，浑身是冰凉的。剑玉望向窗外，身体前倾，好像外面有什么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似的。车窗上密密布满雨珠子，银光闪闪，有如成群在水中游动的银色小蝌蚪。窗外是一片深绿的海底，那朦胧的建筑物就是山石礁岩，树是水藻，来往的人影子有若七色鱼群，游泳于山石水藻之间。

这时我的半边裤脚全湿了。我把伞竖起来，手扶着。

“霍小姐还在念书？”我这样问了，就望着她。

不知是我这句话吓着了 她抑或怎样，她整个人僵了一

僵，仿佛眼看着沉默被打破了，马上就要听到那倾圮匡啷碎片落地的声音。

结果她只是说：“哎。”

“几年级？”

“中五，快毕业了。”她微笑着，语气几乎是歉疚的，车厢内也看不出是不是脸红了。

“毕业以后呢？”我立刻担忧也许问得太深入了，涉及她的未来计划。

然而她只笑一笑道：“多半帮我爸爸忙。他开一家饼店，我有时就跟他学学制饼，现在也常在店里帮忙。”

我觉得非常惊异，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，只注意地把她的手细看了一下。那是一双月牙黄的骨肉匀称的手，有一种柔软之美。

剑玉见我突然不语，就显出不自然的样子，看了我一眼。我便向她微微一笑。她早又低下头去，脸渐渐红了。是我分明看到的。

将及抵家，她一定要跟我平分车钱。我打趣说，真要计较，连华荃也该预一份，而且总数除三还不够，必须依各人乘坐的里数计算，那可有的麻烦了。如此她方作罢。

剑玉家位于一条单行道上，她嘱咐司机停在街口，回头对我说：“你别下来了，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。”

我也不及回复她，径自付了钱下车，绕到另一边替她打伞遮头。其实雨已稍停，唯骑楼底仍有大滴积水往下滴。

剑玉道：“真是太麻烦你了。”

“哪里。”我说。

“那就是我爸爸的饼店，”她遥指一片灯火通明的店家。

“我家就在楼上。”

“那么晚还没关门？”

“十点才关门。”

我看了看表，“快十点了，要不然我倒要尝尝你们的饼。”

剑玉笑道：“真的，你真要来，我们八折优惠。”

我倒笑了起来。

“我送你到门口？”我说。

“不必了，那么近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”

我猜她大约是不愿意让家人看见一个陌生男子送她回家，引起不必要的疑问，也就没有坚持。

她微笑着说了声“再见”，又谢了我，便转身离去。我一直目送她走入那片光明的灯火中。

她走了，不知怎么心里就没了着落的，老是在那里想，不知何时才能又见到她。在那悄静的街口徘徊着。屡次往那饼店的灯光张望，心里想，这个姑娘我喜爱。几辆没有搭客的计程车经过我都没有截住，望着路边的积水，我开始知道自己是有有点忧郁了，如患小恙。再回头，那叶标明“团圆饼家”的霓虹招牌突然熄灭。

次日下班我又来到这个街口。一路上，我想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剑玉一面。那正是人潮汹涌交通闭塞的时刻，下车时已是暮色四合，灰蓝的暮色中但凡有灯的所在灯都亮了，没灯的地方在灯影里。

我又在那条单行道的街口徘徊了，在忙碌的人群中。说不出来是期盼抑或情怯，那饼家的店门我总不敢接近，想起前一天晚上也是在那里徘徊了许久，心情真是难言的。遥远的只见那店人来人往，可知生意很忙，这个时候进去也不

一定见得到她。见到了……又怎样。可是能见一见就满足了，自己不是原来这样想的吗，现在人还没有见着呢，倒已经又有更进一步的愿望了。

是晚饭时分了。她总要上楼吃饭的，她家不是就在楼上吗？又或许她此刻正在楼上吃饭，吃完饭就下楼帮忙。那时候我就可以看见她了。

天黑了。道上行人渐渐减少，都回家吃饭去了。风吹上身来凉凉的，使人觉得虚弱。我看那店面闲了下来，便往那里走去。

店面装修得光鲜齐整，一名女店员正在招呼一位顾客。没有剑玉的踪影。本来我是奢想，来到这里总可以看见她的，看不见她，也不知道应该怎办。失望之余，不免勇气大减，想要掉头离开，但那店员已经把顾客打发走了，并且正在问我：“先生要点什么？”

我心不在焉地望着满橱满柜的糕饼，只是怔怔的。那店员却也没有加以催促。

门市里壁两侧都装有弹簧门，料必是进入制饼房的。门启处隐约可闻里面一部收音机在播放粤曲，依稀是熟悉的调子。我一抬头，只见剑玉立在那里，围了白围裙，头上戴着一顶白纸帽子。那模样很是俏丽可爱，我不觉微笑了，叫她一声：“霍小姐！”

剑玉涨红了脸，忙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，折在手中，把头微低，道：“哦，李先生，你来了！”

我搓着手，一时也无话可说。因为我的来到而造成这样的窘况，使我意会到自己的确是过于莽撞了。一旁的女店员突然对我充满敌意似的（其后我才知道她是剑玉的妹妹），可



能是怀疑我对剑玉有什么不良的企图，用不大客气的口吻道：“先生，是不是要买饼呀？”

我回过神来，跟她这个那个的点了一大堆，足有一打之数。为什么买了这么多，我也觉得奇怪。

剑玉向她妹妹低语一句，不问而知，是交代给我八折。因为她妹妹悻悻地瞪了我一眼。

我提着包扎好的饼盒，向剑玉说：

“改天见！”

剑玉点头不语。

我匆匆走了。

当晚到家我灯也不亮，推开窗扉，伏在窗台上，面对夜间灯火辉煌的城市。起风了，一阵阵风像车子似的在窗前驶过。“霍剑玉！”我低叫一声，让风把她带走，决定从此再也不去找她了。

想不到十多天后我在偶然的场合中又与剑玉相会。星期六我们旅行社开半天，行长短周制，职工轮流当值。那天该我的班，下班时已将及一点半，吃过午饭，觉得很无聊，暂不想回家，看看时间还来得及，便去赶了一场两点半的电影。从电影院出来，已经闻得到薄暮的气味了。风很大，全街衣摆被吹得扑扑鼓动如起飞中的鸟翅。我乘公共汽车回家，坐上层。车子开到一个所在，一列都是站牌，候车客挤得水泄不通。我在车上俯瞰逃难一般的人群，就在内中认出剑玉。她立在站牌下，风度娴静，一手拢住头发，一手按住衣襟，腋下夹着只塑胶袋，大衣上斜晒着点秋日的晴阳。

我也只有惊喜了。惊喜中又有些恍惚若梦，很想大声喊出她的名字，打破那使人心慌的、梦幻的感觉。周遭的噪音